



外研社学术文库·翻译研究



论翻译

ABOUT TRANSLATION

(英) Peter Newmark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京图字：01-2006-1916

© 1991 Peter Newmark

This edition of *About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ethuen's Chinese Ltd.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elsewhere. 以原中文字版在大陆地区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均不得翻印。

◀ 外研社学术文库·翻译研究 ▶

图章在版目(CIP)数据

论翻译 = *About Translation* / (英) Newmark, P. 著. — 北京 :

论翻译

ABOUT TRANSLATION

(英) Peter Newmark 著



出版人：董文
责任编辑：董文
封面设计：董文

出版发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地址：北京中关村北大街19号(100080)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 01-2006-1916

© 1991 Peter Newmark

This edition of About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翻译 = About Translation / (英) 纽马克 (Newmark, P.) 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8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ISBN 978-7-5600-8529-6

I. 论… II. 纽… III. 翻译理论—研究—英文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2527 号

出版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车云峰

封面设计: 袁璐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市鑫霸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12.75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8529-6

* * *

购书咨询: (010)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85290001

彼得·纽马克：实践型的翻译理论家

——关于《论翻译》

彼得·纽马克 (Peter Newmark)，生于捷克布尔诺市，少年时代移民英国。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后，从事过多种欧洲语言的翻译工作，成为一位出色的翻译家和编辑。他参与创建了中伦敦理工学院（现为西敏寺大学）的翻译课程，并成为该校语言学院院长，后任英国语言学家研究会会长。纽马克现任萨里大学翻译与语言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纽马克是一位语言学家、翻译家、翻译教授和实践型的翻译理论家。他的主要学术兴趣是翻译研究和英语研究。他把语言学应用于翻译研究、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论翻译》(*About Translation*, 1991) 是他的第三部著作。此前的两部著作是《翻译探索》(*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1981) 和《翻译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1988)。两书多次重印，在翻译界影响深远。此后，又出版了《翻译短评》(*Paragraphs on Translation*, 1993) 和《翻译短评 (第二集)》(*More Paragraphs on Translation*, 1998)。

严格说来，《论翻译》不是一部专著，而是纽马克的一本翻译论文集。出版社编辑从纽马克 1982 至 1990 年间发表的近 30 篇论文中选取了 13 篇，组成本书的 13 个章节，各章之间并无必然的逻辑联系。因此，本书标题更确切的翻译应该是《关于翻译》，是纽马克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对翻译所涉及的种种问题所作的理性思考。

在介绍纽马克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之前，我们必须先追溯其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形成的背景，以便结合我们英汉 / 汉英（外汉 / 汉外）翻译的实践，取其精华，指导实践。

首先，我们之所以说纽马克是一位实践型的翻译理论家，是因为纽马克主要从事德英、法英互译的实践和教学。这是他思考翻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他由此产生的种种有关翻译的意见、建议和结论，基本上都是基

于德英、法英两种特定的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转换规律之上的。其翻译思想更多的是围绕着上述语言间语法形式和词义的转换这个中心。他的研究，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纯理论假设和推理，而是对自己和他人的翻译实践经验所作出的理论上的思考和总结。因此，他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思想，对翻译实践，尤其是德英、法英互译的实践，极具指导意义。

其次，如果说，按照霍姆斯（J. S. Holmes）关于翻译研究的构想，理论研究分为纯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而纯理论研究又分为普通理论研究和特殊理论研究的话，那么，纽马克的研究更多的是特殊理论的研究和应用理论的研究，即我们上面所说的两种特定语言和文化之间转换规律的研究。这种研究是翻译的微观研究，其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理论能指导实践。在对特定的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转换规律的研究中，能引申出翻译的普遍规律，促进普通翻译理论乃至纯翻译理论的研究；同时，这种研究所得出的一些具体的转换规律，有的可能只适用于两种特定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翻译实践，不一定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英语、德语和法语同属印欧语系，这3种语言在语义和语法结构上的差异，大大小于它们与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的差异。因此，纽马克从印欧语系语言间的翻译实践所进行的思考和总结出的有些具体的翻译规律，不一定适用于英汉/汉英（外汉/汉外）的翻译实践。这是我们在学习纽马克翻译理论时需要注意的，不宜盲目全盘吸收。

第三，纽马克自己也曾直言不讳地承认，他或多或少是个直译派，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上面提到，英、德、法三种语言同属印欧语系，它们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差异不大，尤其是英、德两种语言，同属印欧语系中的日耳曼语族（法语属意大利语族），差异更小（从作者在本书中所举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出）。所以，直译是他翻译思想的核心。当然，他的翻译思想是开放的，在他的翻译理论中，也吸收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语篇分析理论、文体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乃至符号学、格语法理论，并应用于翻译研究与实践。

第四，纽马克在这些论文中，只是在自己和他人翻译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他对翻译问题的种种思考或“断想”，似乎不成系统，但始终贯穿着他对语言意义、翻译性质、翻译方法、翻译分析、翻译理论、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等问题的一贯信念和看法。这些信念和看法很多在他的前两部著作《翻译探索》和《翻译教程》中表达过，也在后两部著作《翻译短评》和《翻译短评（第二集）》中继续强调过。所以，要深入了解和研究其翻

译思想，还需阅读上面提到的纽马克的这4部著作。

第五，大部分翻译研究者认为纽马克的理论属于语言学派，也有人认为属于功能学派，也有人认为很难确定其归属。其实，纽马克认为，翻译属于普通语言学范畴。他把语言学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并且认为，语言功能的理论对翻译和翻译研究特别有价值。因此，在这里，我们将围绕其翻译的语言学思想的核心，重点介绍本书中首次提出的翻译关联法 (correlation) 的概念及其相关的语言功能和文本类型的思想。

二

奈达 (E. A. Nida) 在为纽马克的《翻译探索》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纽马克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语义翻译 (semantic translation) 和交际翻译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的方法，并把这两种方法应用于不同类型的文本。纽马克自己也认为，这是他“对普通翻译理论最主要的贡献” (p.10)¹。他提出这两个概念的目的是为了缩小传统的直译和意译之间的差距。

《论翻译》是纽马克翻译思想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在本书中，纽马克第一次提出了翻译关联法的概念，目的是把原先提出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理论统一起来。在他提出的3个命题 (两个关联命题和一个附加命题) 中，如果语篇 (包括整个语篇或任何一级的语篇单位) 的语言表达形式越重要，就越需要紧贴翻译，并把两个关联与作者、译者的目的和原文读者、译文读者的层次结合起来。纽马克还对上述命题中的“重要”和“紧贴”两个概念作出了定义和说明。“重要”是就原文语言表达形式而言，“紧贴”是就译文表达形式而言。也就是说，在纽马克看来，翻译要在译文中再现原文语篇的“真实性” (truth) (pp.1—3)。他认为，“最成功的翻译是最紧贴的翻译，这种翻译能把源语语篇中最重要的成分成功地转移 (transfer) 到目标语语篇中去。” (p.9)

纽马克的这些表述，在1994年一篇题为“A Correlative Approach to Translation”²的论文中正式发展为关联翻译法 (correlative translation) 这个概念。纽马克认为，他的关联翻译法进一步调和了以目标语为中心 (target text oriented) 和以源语为中心 (source text oriented) 这两种翻译法的矛盾。这个新概念同样体现了他一贯的翻译思想：重视语义和语法结构的转移和

¹ 引文出自本书的，只注明页码。

² Newmark, P. in *The Linguist* (1993—1996), Institute of Linguists, London, 1994.

语篇(文本)³的类型。他认为,“翻译是对意义永无休止的追寻”(p.38),“译者所关注的问题永远是意义问题”,故韩礼德(M. A. K.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systemic linguistics)对语义分析和语篇分析特别有帮助,对翻译也特别有用(p.65)。因此,他也认为,在校对和评估翻译时,应该检查语法结构和语义背离源语语篇的程度(p.106)。他还认为,在验证和评估译文时,对于两种语言中对应的部分是否在译文中得到体现,通过“回译”来验证是最科学的方法(p.7)。

语言意义和语言功能是密切相关的。研究意义离不开目的,目的即功能。纽马克认为,分析语言的意义和语言的功能对翻译尤为重要。他把意义分为认知意义(cognitive meaning)、交际意义(communicative meaning)和联想意义(associative meaning),并把每种意义再加以细分(pp.28—34),强调每种意义都是可以转移的,因此一切都是可译的,但语篇中意义的每一方面并非都需要翻译出来,译者得根据译文和自己的目的,区分各种意义的轻重后再作选择。

纽马克推崇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撰写专文予以介绍。他把韩礼德的理论看作是翻译分析的有用工具,但不是翻译理论。韩礼德把翻译过程分为3个阶段:逐项对等、根据语境和场景调整、根据目标语的词法和语法特征调整。纽马克认为,与其说这是3个阶段,还不如说是3个层次。他认为,译者必须考虑到4个层次,译者的翻译工作也应基于这4个层次:语篇层次(textual level)、所指层次(referential level)、衔接层次(cohesive level)和自然层次(the level of naturalness)(pp.65—66)。纽马克指出,对译者而言,韩礼德的《功能语法导论》中的两个章节最有实用价值。一章是“超越子句:隐喻表达方式”,其中提到“翻译单位应尽可能小,并应根据需要扩大”。另一章是“子句前后:衔接与语篇”,认为在翻译的校对阶段,检查语篇衔接是十分重要的,而韩礼德的这一章为译者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处理方法(pp.66—70)。

³ text 这个术语的翻译颇有分歧,一般译为“语篇”或“文本”。张美芳教授新著《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中提到,现在一般把 discourse analysis 和 text analysis 都译为“语篇分析”。因此, text, text type, text functions 等概念处理成“语篇”、“语篇类型”、“语篇功能”。也有学者把德国功能主义学派中的 text type, text functions 等概念译成“文本类型”、“文本功能”。但胡壮麟先生在《语篇衔接和连贯》一书中认为,“文本”是文学分析和版本学的用语。因此, text 目前可译为“语篇”或“文本”; text type 和 text functions 亦可分别译为“语篇类型”或“文本类型”和“语篇功能”或“文本功能”。

纽马克一贯认为，“词”是翻译中最重要的翻译单位。鉴于语言教学和翻译中两种语言比较的需要，韩礼德提出了描述语言单位划分的术语。在此基础上，纽马克把语言单位由大到小分为语篇、段落、句子、子句、词组、词、词素。他认为，从理论上来说，各个级别的语言单位同等重要，但从实践的角度而言，语篇最重要，句子是翻译（不是译文）的基本单位，而最为关键的是词汇单位（lexical units），如果说不是词的话。……大部分词汇单位往往都有核心意义（core meaning），在翻译中其意义不宜作过度的引申，并不应回避使用目标语中对应的词（pp.66—67）。所谓翻译中的词汇单位通常是指搭配或词组（p. 194）。他认为，“任何源语中的实词，如果其意义不受上下文的影响，就必须译出其常用意义。”（p.24）“相对而言，不受上下文影响的词语，多于受上下文影响的词语。”（p.25）而对词的意义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搭配——名词对形容词意义的影响、动词对副词意义的影响等（p.91）。他在第七章中专门讨论了词的翻译问题。

纽马克根据语言功能来划分语篇（文本）类型。最初，在《翻译探索》中纽马克就把语言功能分为3种：表情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和感染功能（vocative function）（Newmark, 1981:12—13）⁴。后来，在《翻译教程》中又增加了3种功能，即美学功能（aesthetic function）、寒暄功能（phatic function）和元语言功能（metalingual function）（Newmark, 1988: 39—44）⁵。根据语言功能，他把语篇（文本）分为3种类型：表情型文本（expressive text）、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 text）、感染型文本（vocative text）。他指出，一种类型的文本中，肯定兼有3种语言功能，只能说是某种功能起主要作用。译者应根据不同的文本类型，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这是功能语言学和语篇分析理论应用于翻译和翻译研究的核心思想和主要贡献。

在依据上述文本类型确定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同时，纽马克认为以文本题材和译者职业分工为依据划分文本类型，也是非常有用的。因此，他在本书第二章中又提出了3种类型的文本：1）科技文本（scientific-technological text），一般由企业、跨国公司和政府部门的翻译部门来处理；2）社会—文化文本（institutional-cultural text）（文化、社会科学和商业），主要由国际组织来处理；3）文学文本（literary text），一般由自由职

⁴ Newmark, 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Ltd., 1981.

⁵ 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UK) Ltd., 1988.

业翻译工作者翻译。此外，还可以加上一种“日常应用文本”（“day-to-day texts”），包括新闻、书面记录、信函、通讯社新闻、会议报告等。这类翻译一直在进行，人们在阅读这些文本时，会产生好像外国人都在讲本民族语的感觉。在分析了翻译各种文本类型的困难后，纽马克指出，文学、文化和科技这3种文本的翻译同等重要（pp.36—37）。

纽马克也非常强调语篇的意图和翻译的目的。他指出，“一般认为，翻译中的不变因素，也就是信息，是必须尽一切可能翻译出来的，而如果可能，也可以把交际意义和联想意义翻译出来。制定什么普遍性的规则，非常容易引起误解。翻译中的不变因素和可变因素完全取决于语篇的意图。……译者应根据每一个语篇的意图作出自己的决定。”（p.33）

纽马克认为，当今我们讨论翻译，加入的一个新的因素就是“为什么而翻译，即翻译的功能——需要翻译的理由，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其依据是什么，翻译的目的是什么？……但不管什么时候，所要考虑的因素中都是功能第一”。他还讨论了翻译的5个目的（pp.42—43）。

纽马克力图把他认为的翻译的最小单位“词”与最大单位“语篇”统一起来，把功能与目的统一起来。他说：“最后，我得说，译文（和语篇）的重要因素是意图、意义、语气、效果、‘结构’、功能和作为一个单位的语篇——但所有这些因素的端倪都能在语篇的词语中找到——这些因素是译文的试金石。Halsbury说，是词——而非句子——应该按其常用的本意来解释。在任何具有挑战性的语篇中，在最大的单位‘语篇’和最小的单位‘词’之间，永远存在着矛盾和矛盾的相互转化问题。”（p.27）

三

从翻译实践出发，又以翻译实践为归宿，纽马克对翻译理论和翻译教学有其独特的看法。他在本书中多次表达了他对翻译理论的看法，许多看法是他在前两部著作中的看法的重申和延伸。

关于翻译理论和翻译理论教学，纽马克认为，谈翻译不能空谈，必须辅以实例说明。他说：“写了十多行文字而没有提供一个例子，我就会感到不自在。”（p.6）而教翻译不提供例子，学生就学不到什么东西（p.102）。翻译理论的教学是讨论译文，是从具体例子到普遍化的概括，再到具体例子的反复循环，并应鼓励学生自己搜集例子，自己学习（p.145）。

他说：“翻译是科学、是艺术、是技巧、是鉴赏、是选择和决定的训练，很难下一个定义。……我只能概括为：好的翻译应该是确切而简练的。”

(p.39)

翻译理论是什么？纽马克认为，翻译理论是关于翻译方法的知识体系，包括语篇、句法结构、隐喻、新词、专有名词、社会文化用语等在考虑语境和读者接受的前提下的翻译方法（p.63）。翻译理论不是一个严谨的学科，其内容宏富而又杂乱，其中有许多灰色和模糊的区域和许多不确定的结果（ends）。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本学科的目的是从语言的功能理论出发，使学生对语言从语篇到词汇的各个层次的翻译问题都能获得一种敏感，并根据各种上下文因素（尤其是在非权威语篇中），至少把可能解决的方法，包括句法和用词的选择，尽可能地局限到鉴赏的范围之内（pp.139—140）。纽马克认为，在翻译理论这一学科中，没有什么绝对性，也很少有什么确定性；与其说有什么法则或规律，还不如说只有可能性和相似性，只有妥协和补偿。在他看来，翻译理论不是一种理论，而是我们已知的有关翻译的知识体系，包括好翻译的标准以及在确定文本目的和译者目的的前提下提供的一个参照体系。翻译理论这一课程有许多用处，至少能创造性地处理翻译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要成功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一种理论，而这一理论必须以一种语言理论为基础。翻译理论这一课程不具实践性，但能使学生洞察翻译的本质……尤其是隐喻的本质、翻译的中心问题以及翻译的各种具体细微的问题。他认为，所谓翻译问题，就是在无法直译时，就必须仔细考虑种种上下文因素作出选择，而作出的选择还必须通过阅读整个语篇才能最后确定（p.126）。这一论述，又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他直译的主张。

关于翻译教学，纽马克还十分强调教师的作用。他认为，翻译教学的成功，65% 取决于教师的人格魅力，15% 取决于课程设计，15% 取决于教材，教材的题材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而讨论是重要的教学方法（pp.130—132）。至于翻译理论的教学，纽马克强调：“这门课程的中心或核心，不是语言学，也不是翻译理论，更不是翻译学（*translatology*），而是翻译的原则和方法（*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translation*）”（p.139）。

纽马克在翻译教学中十分强调实践。他提出，翻译教学的课程中，至少 60% 应是翻译实践。当然，其中也应该包括翻译理论课。但纽马克不喜欢用“翻译理论”这一名称，而宁可用“翻译的原则和方法”。因为他认为，如果用“翻译理论”这一名称的话，会给人一种印象，似乎翻译理论是一回事，翻译实践又是另一回事。这足见他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贯原则。

四

《论翻译》中的 13 篇论文，内容庞杂，几乎涉及到翻译中的各种问题。这些文章除了重点讨论语义、语言功能、文本类型、翻译原则和方法、翻译过程、翻译目的等翻译的中心问题外，还讨论了翻译中的许多其他相关问题，如政治词语的翻译、翻译腔问题、翻译对等问题、翻译中干扰的正面和负面影响、翻译中的创造性、翻译与文化的关系、翻译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翻译培训、译者和翻译教师的修养和素质、翻译批评的作用、对 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翻译情况的回顾和考察、对当时出版的一些重要翻译理论专著的评析等等，并且提出了许多处理各种问题的具体建议，提供了许多实例和案例分析，以指导翻译实践。而且，他的翻译思想也在不断发展。例如关于语言的意义，在第二章中，他把意义分为认知意义 (cognitive meaning)、交际意义 (communicative meaning) 和联想意义 (associative meaning) 三大类；而在“导论”中，亦即文章编辑成书的 90 年代初，他认为与翻译最有关系的是下列 4 大类意义：语言意义 (linguistic meaning)、指称意义 (referential meaning)、语用意义 (pragmatic meaning) 和音组意义 (phonaesthetic meaning) (p.xvii)。再如他对语言功能的划分，从最初的 3 种，发展为 6 种。因此，我们学习纽马克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时，也应该以一种开放的态度，结合我们自己的翻译实践，独立思考，吸取其精华，以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

郭建中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浙江树人大学特聘教授

Introduction

The 13 chapters that follow are a selection made by Derrick Sharp from the 25–30 papers I have published in the last 23 years. The second is the introductory chapter of the ASLIB *Translator's Handbook* (2nd edn, edited Catherine Picken, 1989); nine originated as papers for translation conferences; three are contributions to *festschriften* (for Michael Halliday, Albrecht Neubert and Wolfram Wilss). Originally I categorised these papers under five heads: overviews; special topics; word and text; teaching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s a weapon. But the logic of this sequence will become apparent only if and when subsequent volumes are published. These papers stand as independent essays published between 1982 and 1990, and require no connecting links, but the following brief summaries may be useful.

Chapter 1. Translation as Means or End — As Imitation or Creation attempts to unify my dual theory of semantic and communicative methods of translation by proposing a correlation and its corollary; it puts forward a critical and evaluative — as opposed to a descriptive and neutral —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it characterises a fruitful method of discussing translation; and it attempts to define the creative and the imitative elements of translation. (Previously unpublished).

Chapter 2. Translation: An Introductory Survey reviews some of the facts about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1983. It includes a discussion of the types of meaning that concern the translator. I would today (!) summarise these as: (1) linguistic (explained best through synonymy, paraphrase or translation); (2) referential (denotative, referring to extra-linguistic or imaginative reality, the facts of the matter); (3) pragmatic (the effect on the readers on various occasions, including invariant factors about the writer, the linguistic register used, and evident connotations); (4) phonaesthetic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hythms and sounds in the source language text).

Chapter 3. Translation Today: The Wider Aspects of Translation describes the five purposes of translation, considers translation as a profession, and reviews six recent works on translation.

Chapter 4. Translation for Language Teaching and Professional Purposes summarises the place of translation in language teaching and the qualifications of a professional translator and then focuses on the present importance of German non-literary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Chapter 5. The Use of Systemic Linguistics in Translation is a tribute to M. A. K. Halliday's service in providing both a technique and a vocabulary of translation analysis; it is also a criticism of his percep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as applied to translation. Chomsky's insight into personal non-social language is altogether more profound.

Chapter 6. The Virtues of Interference and the Vices of Translationese lists the varieties of interference in translation and demonstrates in each case that if practised out of ignorance or negligence, it is likely to be misleading, senseless and often disastrous. If it is practised deliberately, either because it makes good sense or because it fills a semantic gap in the target language, it may be creative.

Chapter 7. Word and Text: Words and Their Degree of Context in Translation examines the degrees of independence/dependence of a word from its context within a text or its translation.

Chapter 8. Translation and Mis-translation: The Review, the Revision and the Appraisal of a Translation points out contrasts between text-linguistics and literal translation in discussing a translation of an extract from Hermann Hesse's *Steppenwolf*.

Chapter 9. Pragmatic Translation and Literalism contrasts the factors of dynamic equivalence and of literal transl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verification in assessing an article in *Le Monde* as translated in the *Guardian Weekly*.

Chapter 10. Teaching Translation discusses the qualities of a good translation teacher, describes my own teaching procedure in a typical translation class, and specifies the preferred subjects in the curriculum of a post-graduate translation course.

Chapter 11. Teaching about Translation describes the evolution, the syllabus and the possible translation procedure for a course in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translation', alias 'translation theory,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ology *et al.*'.

Chapter 12. The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Language reviews a few of the large number of politico-philosophical concept-words that have a wide range of meanings depending on period and cultural community; they can therefore easily be misunderstood in translation. With the present collapse of Marxist-Leninist ideology and the increasing affirmation of a language based on universal human, animal, and ecological rights, this

confusion may eventually clear a little. *Pravda vitezi* ('truth prevails', Czech — T. G. Masaryk) — but it takes a long time.

Chapter 13. Translation as an Instrument of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Literary Criticism is an affirmation of close translation as a method of exposing the weaknesses of a source language text embedded in its familiar culture and its familiar language, or as an instrument to expose the inaccuracies of published translations which have long distorted their originals by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burdening them with their translators' prejudices.

Acknowledgements

My best thanks to my best informants, Pauline, Elizabeth and Matthew Newmark.

Sources

Chapter 2

The Translator's Handbook (2nd edn). ed. C. Picken. ASLIB, 1989.

Chapter 3

Translation Studies: State of the Art, Vol. I. ed. G. Anderman and M. A. Rogers. University of Surrey Centre for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Studies, 1988.

Chapter 4

German in the UK. CILT Papers, London, 1986.

Chapter 5

Language Topics (Essays in Honour of Michael Halliday), Vol. I. ed. Ross Steele and Terry Threadgold. Benjamins, Amsterdam, 1987.

Chapter 6

Festschrift für Albrecht Neubert. KMU, Leipzig, 1990.

Chapter 8

Textlinguistik und Fachsprache. ed. Reiner Arntz. Olms, Hildesheim, 1988.

Chapter 9

Pragmatic Translation. ed. Judy Woodsworth. University of Montreal, 1989.

Chapter 10

Teaching Translation. ed. G. Magnusson and S. Wahlen. Stockholm University, 1988.

Chapter 11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Ergebnisse und Perspektiven (Festschrift für W. Wilss). Narr, Tübingen, 1990.

Chapter 12

Discussioni Linguistiche e Distanze Culturali. ed. J. M. Dodds. Trieste, 1986.

Contents

Introduction	xvii
1 Translation as Means or End – As Imitation or Creation	1
2 Translation: An Introductory Survey	14
3 Translation Today: The Wider Aspects of Translation	42
4 Translation for Language Teaching and Professional Purposes	61
5 The Use of Systemic Linguistics in Translation	65
6 The Virtues of Interference and the Vices of Translationese	78
7 Word and Text: Words and Their Degree of Context in Translation..	87
8 Translation and Mis-translation: The Review, the Revision, and the Appraisal of a Translation	101
9 Pragmatic Translation and Literalism	115
10 Teaching Translation	129
11 Teaching about Translation	139
12 The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Language	146
13 Translation as an Instrument of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Literary Criticism	162
References	175
Index	179

1 Translation as Means or End — As Imitation or Creatio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is concerned with moral and with factual truth. This truth can be effectively rendered only if it is grasped by the reader, and that is the purpose and the end of translation. Should it be grasped readily, or only after some effort? That is a problem of means and occasions. I begin this discussion by unifying my dual theory of semantic and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with three propositions (two correlations and a rider).

(a) The more important the language of a text, the more closely it should be translated. This is valid at every rank of the text; the text itself; the chapter; the paragraph; the sentence; the clause; the group (which may coagulate as an idiom, e.g. 'couldn't help laughing'); the collocation that lexically cuts across the group ('defuse a crisis', 'decisively defeat'); the word; the morpheme (e.g. 'pro-', 'pre-', 'nephro-', '-junct-', '-less' — all *pace* M. A. K. Halliday, eminently translatable); the punctuation mark (e.g. that French colon). Other linguistic units — such as proverbs, metaphors, proper names, institutional terms, familiar alternatives (*gatos* as Madrilenos, citizens of Madrid; *hrad* as the Czechoslovak presidency), eponyms ('Ceausescu' as 'tyrant') — may be found at one or more of these ranks. Sometimes one word (like 'chaos'?) may b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unit at any other rank of the text. If sound (alliteration) or phonaesthetic effect (rhythm) is of prime importance, that too has to be rendered, or at least compensated.

Conversely, (b) the less important the language of a text or any unit of text at any rank, the less closely that too need be translated, and therefore it may be replaced by the appropriate normal social language (for example: *Se algo puede dar un golpe mas fuerte que los que de Gorbachev, solo es el caos total.* 'Only total chaos could shake the Soviet Union as much as Gorbachev has done.'). Or again, the less important the nuances of meaning of the text, the more important the message to be communicated, the more

justification for (smoother) undertranslation, which simplifies or clarifies the place (*Stelle*) in the translation.

But (c), and this is the rider, the better written a unit of the text, the more closely it too should be translated, whatever its degree of importance, provided there is identity of purpose between author and translator, as well as a similar type of readership. If the details and nuances are clearly expressed, they should be translated closely, even though they could just as well be paraphrased. There seems no good reason not to reproduce the truth, even when the truth is not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se many references require definitions and illustrations of the terms 'importance' and 'close'. 'Importance' superficially depend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translation and the client's criteria, but it may also be imposed on the translator by the values of the text. 'Importance' may be defined as language that denotes what is exceptionally valuable, significant, necessary or permanent. Further, importance may be conferred on a text or a quotation by the status of whoever is responsible for it — I refer to such a text as authoritative; thus the phrase 'to be or not to be'; *sein oder nicht sein*; *être ou ne pas être*; *ser o no ser* (which limits its meaning), or the nouns in the phrase 'Water consists of hydrogen and oxygen', where 'consists of' is not important, since it may be replaced by 'is' (*es de*) or 'is composed of' (*se compone de*), or 'constitutes' (*constitue*) or 'comprises' (*consta de*) or 'is the equivalent of' (*es equivalente a*) etc., in descending order with negligible semantic loss. Similarly, in many contexts it is not important whether one translates *bien* or *buen* as 'good', 'fine', 'OK', 'excellent', *parfait* etc., provided that the message gets across. Note, too, that the important factor in a text may not be restricted to words or other linguistic units, but may be tone (urgency), style (harsh), form (chaotic), metaphor (for its concision), or sound-effect (for emphasis), and they may be imposed by the occasion, e.g. by the requirements of clients or readers. Moreover, if the importance of a text lies merely in its means rather than its end, it is a decorative text, and the translator may change its meaning to suit the sound, as in Jifi Levy's famous Morgenstern example: 'a weasel sat on an easel', 'a parrot swallowed a carrot', 'a cadger was chasing a badger', etc. The important element of a text is the invariant factor that has to be reproduced without compromise in an exercise that often entails many compromises.

Further, the term 'close' has to be defined. The closest translation is transference, where the source language (SL) word (*glasnost*) or idiom ('last but not least' in German) or collocation (*dolce vita*) or cultural (*tagliatelle*) or institutional (*Cortes*) term is already more or less rooted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L), provided the term has not yet changed its meaning. The more